

沈復著

浮生六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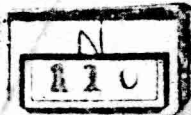
沈復著

浮生六記

沈復著

# 浮生

# 六記



## 林語堂序

芸，我想，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她並非最美麗，因為這書的作者，她的丈夫，並沒有這樣推崇，但是誰能否認她是最可愛的女人？她只是我們有時在朋友家中遇見的有風韻的麗人，因與其夫伉儷情篤令人盡絕傾慕之念，我們只覺得世上有這樣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願認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來和她夫婦吃中飯，或者當她與她丈夫促膝暢談書畫文學（乳腐）滷瓜之時，你們打瞌睡，她可以來放一條毛氈把你的腳腿蓋上。也許古今各代都有這種女人，不過在芸身上，我們似乎看見這樣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誰不願意和她夫婦，背着翁姑，儉往太湖，看她觀玩洋洋萬頃的湖水，而嘆天地之寬，或者同她到萬年橋去賞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國誰不願意陪她參觀倫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墜淚玩摩中世紀的彩金抄本？

因此，我說她是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上（因為確有其人）一個最可愛的女人，並非故甚其辭。

她的一生，正可引用蘇東坡的詩句，說它是「事如春夢了無痕」，要不是這書得偶然保存，我們今日還不知有這樣一個女人生在世上，飽嘗過閨房之樂與坎坷之愁。我現在把她的故事翻譯出來，不過因為這故事應該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傳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為我在這兩位無窮的夫婦的簡樸的生活中，看她們追求美麗，看她們窮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負，同時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閒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這故事中，我彷彿看到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兩位恰巧成爲夫婦的生平上表現出來。兩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並沒有特殊的建樹，只是欣愛宇宙間的長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幾位知心友過他們恬淡自適的生活——贈贈不送，而仍不改其樂。他們太馴良了，所以不會成功，因為他們兩位胸懷曠達，澹泊名利，與世無爭，而他們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們的錯，反而值得我們的同情。這悲劇之發生，不過由於芸知書識字，由於她太愛美至於不懂得愛美有什麼罪過。因她是識字的媳婦，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寫信給在外想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見了一位歌伎簡直發癡，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爲適室，後來爲強者所奪，因而生起大病。在這地方，我們看見她的愛美的天性與這現實的衝突——一種根本的，雖然是出於天真的，衝突。這衝突在她於神誕之夜，化扮男裝，赴會觀「花照」，也可看

出。一個女人打扮男裝或是傾心於一個歌伎是不道德嗎？如果是，她全不曉得。她只思慕要看見，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麗景物，那些中國古代守禮的婦人向來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於這藝術上本無罪而道德上犯禮法的衷懷，使她想要遊遍天下名山——那些年肯守禮婦女不便訪遊而她願意留待「鬢斑」之時去訪遊的名山。但是這些山她沒看到，因為她已經看見一位風流蘊藉的歌伎，而這已十分犯禮法，足使她的公公認為她是姦情少婦，把她逐出家庭，而她從此半生須顛倒於窮困之中，沒有清閒也沒有錢可以享遊山之樂。

這是否她的丈夫，沈復，把她描寫過實？我覺得不然。讀者讀本書後必與我同意。他不會存意粉飾或他自己的缺點。我們看見這書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種愛美愛真的精神和那中國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樂恬淡自適的天性。我不免暗想，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樣一個人，能引起他太太這樣純潔的愛，而且能不負此愛，把他寫成古今中外文學中最溫柔細膩閨房之樂的記載。三白，三白，魂無恙否？他的祖墳在蘇州郊外福壽山，倘使我們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願，我想備點香花鮮果，供奉跪拜禱祝於這兩位清魂之前，也沒什麼罪過，在他們墳前，我要低吟 Maurice Ravel 的「Pavane」、莫思淒楚，纏綿悱惻，而歸於和美靜端，或是長嘯 Massenet 的「Mél-

odle]，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悠揚而不流於激越，因為在他們之聽，我們的心氣也緩和了，不是對偉大者，是對卑弱者，起謙恭畏敬，因為我相信淳樸恬退自甘的生活，（如堯所說「布衣菜飯，可樂修身」的生活），是宇宙間最美麗的東西。在我翻閱重讀這本小冊之時，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這安樂的問題。在未得安樂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樂之人，又不知其來之所自。讀了沈復的書每使我感到這安樂的奧妙，這超乎塵俗之壓迫與人身之痛苦——這安樂，我想，很像一個無罪下獄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心靈已戰勝了肉身。因為這個緣故，我想這對伉儷的生活是最悲慘而同時是最活潑快樂的生活——那種善處憂患的活潑快樂。

這本書的原名是「浮生六記」（英譯「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現在只存四記。（典出李白「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之句）其體裁特別，以一自傳的故事，兼談生活藝術，閒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評藝評等。現存的四記本係楊引傳在冷攤上所發現，於一八七七年首先刊行。依書中自述，作者生於一七六三年，而第四記之寫作必在一八〇八年之後。楊的妹婿王韜（雙魚），頗具文名，曾於幼時看見這書，所以這書，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三〇年間當流行於姑蘇。由管貽琴的詩及現存回目，我們知道第五章是記他在臺灣的經歷，而第六章是記作者對

養生之道的理想。我在猜想，在蘇州家藏或舊書舖一定還有一本全本，倘然有這福份，或可給我們發現。（摘錄於西風社漢英對照本林語堂序）

## 楊 序

浮生六記一書，余於郡城冷攤得之，六記已缺其二，猶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記推之，知爲沈姓號三白，而名則已逸，徧訪城中無知者。其書則武林葉桐君刺史藩，裏生茂才，顧雲樵山人，陶芭孫明經諸人，皆閱而心醉焉。汝園王君寄示陽湖管氏所提浮生六記六絕句，始知所亡「中山記歷」蓋曾到琉球也。書之佳處已詳於裏生所題。近僧即裏生自號，並以「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之小印，鈐於簡端。

光緒三年七月七日，獨悟庵居士楊引傳識。



## 管題詞

六

劉樊仙侶世原稀，瞥眼風花又各飛。

贏得紅闌傳好句，「秋深人瘦菊花肥」。

（君配工詩此其集中遺句也）

煙霞化月費平章，轉覺閒來事事忙。

不以紅塵易清福，未妨泉石竟膏肓。

坎珂中年百不宜，無多骨肉更難披。

傷心下泔窮途淚，想見空江夜雪時。

秦楚江山逐望開，探奇迥上粵王臺。

遊蹤第一應相憶，舟泊胥江月夜杯。

瀛海曾乘漢使槎，中山風土記皇華。

春雲偶住留痕室，夜半滄聲聽煮茶。

白雪黃芽說有無，指歸性命未全虛。

養生從此留真訣，休向嫫媧問素書。

（陽湖管貽壽樹奎）

目次

第一卷	閨房記樂	一
第二卷	閑情記趣	一三三
第三卷	坎坷記愁	三五
第四卷	浪遊記快	五七
第五卷	中山記歷（原闕）	九一
第六卷	養生記道（原闕）	一二一

第一卷  
閨房記樂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蘇州滄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謂至矣。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

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婦于首卷；餘以次遞及焉。所愧少年失學，稍識之無，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若必考訂其文法，是實明于垢蠶矣。

余幼聘金沙子氏，八齡而天；娶陳氏。陳名芸，字淑珍，舅氏心餘先生女也。生而穎慧，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誦。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長，嫻女紅，三口仰其十指供給，克昌從師修脯無缺。一日，于書篋中得琵琶行，按字而認，始識字；刺繡之暇，漸通吟詠，有「秋後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隨母歸寧，兩小無嫌，得見所作，雖嘆其才思嫺秀，竊恐其福澤不深；然心注不能釋，告母曰：「若爲兒擇婦，非淑姊不娶。」母亦愛其柔和，即脫金約指縛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閣，余又隨母往。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時但見滿室鮮衣，芸獨通體素淡，儼新其鞋而已。見其縫製精巧，尚爲己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

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令人之意也消。

索觀詩稿，有僅一聯，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詢其故。笑曰：「無師之作，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余戲題其籤曰「錦囊佳句」，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

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飢索餌，婢媼以羹脯進，余嫌其甜。芸暗牽余袖，隨至其室，見設有煖粥並小菜焉。余欣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來！」芸急閉門曰：「已疲乏，將臥矣。」玉衡擠身而入，見余將吃粥，乃笑詈芸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嚼耶？」芸大窘避去，上下譁笑之。余亦負氣，挈老僕先歸。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頭巾既揭，相視嫣然。合卺後，並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燠而滑膩，胸中不覺怦怦作跳。讓之食，適逢齋期，已數年矣。

暗計吃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謂曰：「今我光鮮無恙，姊可從此開戒否？」芸笑之以目，點之以首。

廿四日爲余姊子歸，廿三國忌不能作樂，故廿二夜卽爲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投戰輒北，大醉而臥；醒則芸正醺耗未竟也。

是日親朋絡繹，上燈後始作樂。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未歸來，業已燈殘人靜；悄然入室，伴娘睡於床下，芸卸粧尚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聞得此書，不覺閱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熟矣，今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

伴娘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

芸作新婦，初甚絀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每見朝暾上牕，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賤之葷粥待君，傳爲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媳懶惰耳。」

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而歡娛易過，轉睫彌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近，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尙能握管，先生力也。

歸來完姻時，原訂隨侍到館；聞信之餘，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

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即渡江東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半多勉勵詞，餘皆浮套語；心殊快快。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牕，對景懷人，夢魂顛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書吾父，由十題而遺余書歸，喜同成人得故。

登舟後，反第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魄已化烟成霧，覺耳中惺然一聲，不知更有此身矣。

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意也；橋前老樹一株，設陰覆總，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屏龍繡，移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盃，致以射覆爲令。自以爲人間之樂無過于此矣。

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爲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莊周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庾信辭賦，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

芸曰：「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唯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

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

芸發讀曰：「杜詩鍾鍊精純，李詩灑洒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



余曰：「工部爲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于李，不過姜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

芸笑曰：「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于懷，未嘗稍釋。」

余曰：「何謂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啓蒙師，余遺字三白爲卿塔，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

芸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爲白字）。相與大笑。

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棄取？」

芸曰：「楚辭爲賦之祖，妾學淺費辭，杜漢晉人中，謂高語鍊，似覺相如爲最。」

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